

深水区

做主持人 那是一个偶然事件

与外界的定调不同,崔永元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读书人,从上学时就好读闲书,“这也是做口述历史的因缘际会。”大学毕业,他做了十一年记者,这个职业在他看来“挺棒的”,记者职业让他有了成就感。然而,当他在央视忽然火起来,成为炙手可热的名人,他反而不适应了,甚

至觉得无趣,所以,在没做口述历史之前,崔永元已经厌倦了主持人的生活,他宁愿沉下来,封闭起来,做一些实际的事情。

对于十多年前意外走红的经历,崔永元觉得“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被雷劈了一样偶然”,他庆幸那段走红的日子“过去得也快”。尽管当

年他做的是一档直抵心灵的严肃谈话节目,但是很快他就发现,“当你化好妆,穿好衣服,坐在演播室里,面对那么多机器的时候,直抵心灵的空间不大,更像一个谈话秀。”而这,也是他离开那档节目更深层的原因。

起于《电影传奇》 再也不做功利性采访了

2002年起,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“口述历史”项目,说起创作初衷,崔永元显得忧心忡忡:“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——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,什么样的失败,什么样的灾难,什么样的痛苦,该就哪些方面事情反思……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,这样下去挺危险的!”

而从《电影传奇》开始介入“口

述历史”,崔永元承认策划之初的目的非常功利——找到导演或演员,希望他们能介绍一下影片,讲一下当时是怎么拍、怎么演的,遇到了哪些困难,有哪些好玩的事,这还是一个电视栏目的需求。他非常喜欢电影,从做电影入手非常自然,“我们这样采访了6个月,却发现这些老人坐在镜头前,根本不会按照你的思路来讲,他要把一辈子

都告诉你,最长的一位老人讲了7个小时。那时候我们听不下去,觉得耽误时间。后来,我们仔细地听了几位老人的讲述,坐在一起聊,突然开窍了——电影史其实就是社会史,如果我们把中国电影史弄清楚了,就等于读懂了那段中国历史。从那天开始,我们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做功利性的采访了,我们要做口述历史。”



崔永元称得上是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一哥。作为主持人或策划者,崔永元目前有在央视播出的《小崔说事》,在全国38个城市播出的《新电影传奇》。

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,崔永元都在做已经做了九年的“口述历史”项目,“我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。”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,崔永元如是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目前的电视主持人身份,只是外界给予他的,他更像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——用“口述历史”的方式抢救濒危的记忆。

九年“化缘”1.3亿无怨无悔

崔永元: 我要做口述历史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娱乐大牌 之主持人②

口述的意义 向后看,就是向前进

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。简单地说,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、录音、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,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。

“我们口述历史的历史还短,这点也自愧不如。”崔永元说,“在英国佣人也有自己的口述历史,南非有个人民记忆中心,每个人都可以去讲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历史;在美国,口述历史的

搜集已经普及到了社区;日本早稻田大学搜集的中国影像资料,我敢肯定比我们中国自己的还多。”

崔永元说,做“口述历史”不仅是为了做电视纪录片,“比如我们在口述历史资料基础上剪辑出来的片子《我的抗战》,本来我们不想做,采访都采不过来,没时间做片子,但很多老人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播,我们就想给采访过的这些老人

一个交待,对他们也是个安慰。但我没想到的是,在网上一播出,现在已经有五千多万的点击率了。”

“向后看,就是向前进。”崔永元说,“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告诉我们,了解历史,我们才知道从哪里来,应该去向哪里。每个人都要有准确的定位,你有向后看的能力,才知道目前你所处的位置,才有向前进的资本。所谓知史而后兴。”

要意思还是意义 不一定非听当下的喝彩

刚开始做“口述历史”时,崔永元不知深浅,亲自出门吆喝卖片。“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比电视剧还贵吧,去和电视台谈,人家说纪录片的价格都不高,小崔做的呢,就翻两番吧……我一听都蒙了,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。在日本,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,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,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

才播。我们这里反过来了……”

有人担心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收视,“有意义”敌不过“有意思”,电视台宁愿让凤姐、芙蓉姐姐们粉墨登场,也不愿让一肚子历史的老人说过去。崔永元对此很淡然:“电视节目也一样存在着分众,如果你迷恋网上那些人那些事,最好别看我们的纪录片,看了也别张嘴,我特怕那些人看

完了还要评论一下,让人哭笑不得。”

面对外界种种其它声音,崔永元选择了“只做不说”,把“评价”的空间留给将来,用他的话说:“盖棺才能论定,不用非得听到当下的喝彩声。”而对于口述历史的影像记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,崔永元回答得非常幽默,“如果所有的先哲都有口述历史影像,‘百家讲坛’的人就失业了。”

要去“赚钱” 用影视为“口述历史”融资

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散见在电视播出的系列节目中,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《电影传奇》《我的长征》《我的抗战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但这些仅仅是这些年崔永元做“口述历史”的很小一部分,在其身后是一个积累了九年之久的影像资料库。作为公益项目的“口述历史”花费巨大,九年间已经投入了1.3亿资金,这些资金一旦

投入,基本是没有回报的,而这些钱,都是崔永元和他的团队采取各种方式募集而来。尽管目前项目能够支撑,但崔永元越来越意识到,“化缘”不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根本办法,“就是觉得老要钱不是个事儿,不能让这个项目持续下去,如果我的身份是央视节目主持人兼房地产老板、私募基金CEO,那我多理直气壮。”意识到

这一点之后,崔永元把“赚钱”作为近期的一个目标。

崔永元曾设想用做电影的方式融资,用电影的利润来支持口述历史。2011年,崔永元的团队试水电视剧,这两部电视剧一个镜头没拍就已经成功卖出。而崔永元做电视剧的目的,仍然是为口述历史融资,为纪录片融资。

